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三十六  
至三十八



13  
849  
241



門 4 3  
辨 849  
卷 24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六

智謀

傳云智者利人又云咨難曰謀蓋智以興利謀以紓  
難者古之道也春秋之世下逮戰國諸侯競取其霸  
大夫各圖其功故有處重臣之列負先見之明考幾  
微極思慮畫經久之畧獻康濟之謀詭辭以濟禍亂

重幣以誤仇敵或兵車之既會金鼓之既陳辨盟載之義決勝負之策飾之以文辭潤之以禮樂足以讐服諸夏光啓邦家若其合從連衡構怨速禍專任喉舌遐棄二刑者蓋不足稱焉

管子名夷吾字敬仲齊大夫也桓公問於管仲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域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

之而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仲告楚之賈人曰予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殺民藏粟伍倍楚以生鹿藏錢伍倍管子曰楚可卜矣公曰柰何管子對

曰楚錢伍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伍倍是楚強也桓公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羅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桓公又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

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入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桓公又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能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萌幾何于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

方之萌者帶濟負河沮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枅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賓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纒而食爲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

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三千萬出粟三數千萬鍾受子息民三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乘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諸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以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固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藉吾國聞子之假貸吾

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邦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陳莖之於純錙縞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綦莖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莖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又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三君祀邢衛今又何將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因

始行於天下矣又桓公曰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  
 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  
 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  
 屋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  
 山之西水淺滅境四面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  
 鄭思人衆兵強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  
 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 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  
 不正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困  
 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  
 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

遇冬會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

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  
 于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  
 令于遇上曰無貯粟無曲堤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  
 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  
 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城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  
 者毀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  
 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  
 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文山文音岷 混山 江水所從出南致楚  
 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君于南自伐秦而自存晉於

晉之南故曰東存

北伐孤竹還存燕山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為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又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賤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賈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其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

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悉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谷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使修三年而代服桓公又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柰何管子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噐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噐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噐必十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噐不敢辨其  
 買齊修械噐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噐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噐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噐令其買  
 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噐之巧齊卽令隰  
 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  
 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噐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  
 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噐盡  
 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噐以應  
 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又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

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

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罪犀犀皮可爲甲戟車戟也祕長

又六 輕罪贖以鞮盾一戟輕罪劓刑之屬鞮盾級革有文如鞮小罪適

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宥有赦也開罪刑罰之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

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不可上下辭定不可移也坐

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矢取往而不可移也美金

以鑄戟劍鑄試諸狗馬狗馬難爲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擣

也惡粗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也斤形似鉏而小擣斫也試諸壤土則甲兵大足

也

王繆秦繆公內史也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士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遺之女樂以媾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聞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緩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媾縱牛馬多死由余歸數

諫不聽去之秦繆公迎拜之上卿遂以斧國十二辟

地千里

又云秦繆公見由余悅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楚叔曰君以告史廖廖曰戎人不

達于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

屈瑕楚莫敖也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扞衛也 樵薪也

從之絞人

獲三十人

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

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坐猶守也 覆設伏兵而待之

大敗之爲

城下之盟而還

公孫偃魯大夫也齊師宋師伐魯次于郎公孫偃曰

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莊公弗許

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

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

公從之

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貳軫二國名

鄭人軍于蒲

鬬廉楚大夫也屈瑕將盟貳軫

鄭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鄭城蒲騷鄭邑絞國名

騷將與隋絞州蓼伐楚師

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莫敖患之

莫敖楚官名即屈瑕

關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也四邑隨絞州蓼也

君謂屈瑕也

我以

銳師宵加于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

特近其城

莫有關志

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盍何不也濟益

也對曰師克在和在不在眾商周之不做君之所聞也

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

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

騷卒盟而還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

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

璧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

之何荀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

此謂璧馬之屬

彼不借

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

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

官之奇虞之賢大夫

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

之為人也達心而懦

懦弱

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

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

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

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公遂

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

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

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語諺語也

挈其妻

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

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猶是言如故

先軫晉大夫也楚伐宋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般宋大夫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與晉絕

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未肯戰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

求救於齊秦

藉之告楚

假借齊秦使為宋請

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不許齊秦之請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

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

公

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

衛侯未出境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

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已功

不可失

矣言可伐先軫日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

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

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復曹衛以攜之

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須勝負決乃定計公悅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

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禮退三舍

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返國何以報我故退二舍以報背惠食

言以充其讎充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

老有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於莘北楚

師敗績

狐偃晉大夫也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日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圍宋宋復告急于晉晉文公

欲救則攻楚謂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于晉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

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師叔楚大夫潘圻也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

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楚西次于句澁使廬戢黎侵

同食上下無異饑也方城庸地上庸庸人逐之囚子

庸戢黎廬及庸方城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

楊窻憲戢黎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

大師還復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

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甘所以

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惟

禪儵魚人實逐之禪儵庸之邑魚復今巴東永安庸

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

品驛傳車也分為二隊隊部也兩子越自石溪子具

自仞以伐庸子越關椒也石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

從楚子盟蠻見楚遂滅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

公孫申鄭大夫也晉人執鄭伯鄭人圍許公孫申謀

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

紆緩也勿亟遣使詣晉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仲孫獲魯大夫孟獻子也襄公二年秋會晉荀罃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知武子曰善

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

崔孖有不服晉之齊崔孖次下鄭滕薛小却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

言獻子以告武子齊之

齊屬寡君之憂不惟鄭言復憂齊叛營將復於寡君而請于

齊以賊事白晉君而請會之欲以觀其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

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

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瑩冬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言故也武子言吾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

乃成如獻子之謀

慶虎陳大夫也楚子囊圍陳諸侯會陳侯于鄆以救

之晉會諸侯陳侯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

孫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為執黃

慶使告陳侯于會鄆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

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皆若屬楚陳侯逃歸

知武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

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子苟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

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

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惡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子展鄭大夫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

碎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

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

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

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

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

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

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向地在頓川長住縣東北右還次于瑣此行而西為右還榮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

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

成

荀偃晉大夫中行獻子也衛侯出奔衛人立公孫剽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計否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

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

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



衛以待時乎

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冬會於戚謀定衛也

定立

樂王鮒晉大夫桓子也晉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

子以晝入絳

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

私相親愛

趙氏以原舛之難怨

樂氏

成八年莊姬譖之樂欲為徵

韓趙方睦

韓起讓趙武故和睦

中行氏以

伐秦之役怨樂氏

十四年晉伐秦樂壓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與范

氏和親

范宣中行偃子佐于中軍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悼子盈也

知罃之子荀氏中行氏同

程鄭嬖於公

鄭亦荀氏宗

惟魏

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官名

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

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

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内其利多

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為民柄

將何懼焉樂氏所得

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

有姻喪

夫人有把喪

王鮒使宣子墨線冒經

晉自敬戰還遂嘗墨王

二婦人輦以如公

恐樂氏有内應拒之故為婦人服而進

奉公以如固

宮

固宮官之有臺官備守者

叔孫豹魯大夫穆叔也襄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

公親祔

望侯有遣使贈祔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禮

公患之穆叔曰祔殯

而祔則布幣也

先使巫祔除殯之凶而行祔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

批蒯先祔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厨人濮宋厨邑大夫也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二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

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有奪

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

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雉偃州員

薑芮晉大夫也晉獻公二十三年遂發買華等伐屈

行大夫晉華晉右屈潰夷吾將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

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

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

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齒桑翟地晉兵解而

去晉既殺天齊卓子秦穆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重

耳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繫退弔公子夷吾

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

芮曰公子勉之乎亡人無捐潔捐潔不行重賂配德

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夷

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

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

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獲天

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

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

有亦爲君之東游津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  
挾纓瓌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  
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曰  
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敢爲後也起  
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繫曰君  
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戴之置仁不亦宜乎君  
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德武有置仁仁置德  
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爲惠公穆公問冀芮  
曰公子誰恃於晉國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

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  
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亦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  
夷吾不佞其誰能恃君子曰善以徵勸

張孟談趙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  
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  
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懷來請地不與必加兵  
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於他國他國不  
與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  
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

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其定居晉陽君口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

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麿之其高至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籥籥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紆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

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  
 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  
 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  
 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  
 然矣夫知伯之為人也鹿中而少親我謀而知則禍  
 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  
 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  
 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  
 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棘門之外知過入見知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

棘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  
 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諸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子色動而  
 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  
 旦暮當拔之而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  
 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  
 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  
 移其君之許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  
 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變而君得其所欲  
 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則吾所得

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  
 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  
 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  
 之君日夜期教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救水而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  
 禽知伯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段規韓臣也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  
 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  
 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

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  
 則韓必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重也果從  
 成臯

伍員事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  
 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于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  
 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  
 於是乎始病

文種越大夫也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  
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  
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  
嘗有所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  
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  
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終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  
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  
諸侯之心焉既罷獎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  
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令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  
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

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舉玉趾以  
心孤勾踐而又赦宥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  
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  
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  
堽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  
親任重罪項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  
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  
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  
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

埋之而孤措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名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之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許越成

范蠡越大夫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之

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國之福而吳之禍也夫

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剽輕好須臾之

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

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糴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

得其糴終必得吳國王何憂焉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王將與之

伍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

人通仇讎敵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魯

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陂以有吳哉踰渡

也越歷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

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死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

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也此者吾先王之所

以霸且天饑代事也先王閻閻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陂誰國無

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餓餓今

服而攻之非義兵餓而不食非仁者不仁不義雖得

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不出三年而吳亦餓使人請



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勿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

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

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死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之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

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張儀事秦惠王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城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

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周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又以商於六百里地詐楚懷王後秦要楚

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

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段干朋齊臣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無忌魏公子也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親與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

韓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其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鄆阨之塞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鄆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

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在修武縣有茅亭邢丘

在平城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汲縣屬河內有鄭

地亦屬鄭成臯榮陽

得垣雍

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

決熒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

氏於秦

召陵有安陵郡征差有安陵亭也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華陽

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

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草梁縣有注城

有河

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林鄉在宛縣

以至於

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

一作城中

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

一云毘山都

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

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

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于字史記齊闕止作

監字闕在東

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十

一作百名都數百

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

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

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

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  
 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  
 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免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朝歌有甯鄉使道安城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  
 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  
 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  
 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虞卿為趙上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長平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

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

為媾古后切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

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

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

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

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

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於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曰郝言不媾來年



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地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

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若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聖人也逐於魯而

是人不能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  
 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  
 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如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  
 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  
 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  
 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  
 王眷單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  
 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  
 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  
 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

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  
 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矣何秦之圖  
 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  
 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  
 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  
 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  
 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  
 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  
 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齊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

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  
 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  
 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虞卿又謂趙王曰人之  
 情寧朝人寧朝於人乎趙王曰寧朝人耳何故寧朝  
 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涇也今王能以  
 百里之地君萬戶之都請殺范涇涇死則從事可移  
 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涇於魏  
 魏主許諾使司空執范涇而未殺也涇獻書魏主曰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涇之身也夫殺無罪涇  
 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  
 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大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  
 則王必為天下笑也臣竊以為與其死人市不若以  
 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一作信安君書曰夫趙  
 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  
 殺無罪之涇涇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  
 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  
 能用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涇之後強秦襲趙之  
 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

諾遽言之王而出之

孫臏齊臣也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

嬰將

嬰一作盼

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

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又云南梁之難韓氏請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

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于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各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于齊齊國起兵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樂毅為燕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

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潘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囑進說之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潘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惠施魏臣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

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矣田嬰不聽遂內魏

王而與之並朝齊使再至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七

薦賢

賢德

薦賢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舉爾所知惟君子之不比各於其黨見士庶之相讓若乃春秋務戰之世敵國惡賢之際而有處大夫之列挾霸

王之術以尊其主者何嘗不勤接士類汲引材智推轂靡遺於後進拔茅乃至于彙征大則讓卿宰之位小則備家陪之列或以素敦友善夙知隱滯或以方在羈旅久為僕御並加推獎俾之效用至於舉讎取盜會無嫌問自非深於知人忠於事上者其能若是乎

鮑叔牙齊大夫也桓公使為宰

宰太宰也

辭曰臣君之備

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饑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家不失其

秉臣不如也

秉柄也柄頭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故也

忠信可結於

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對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桓公遂任以政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

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

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

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輕有罪臣不

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

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

臣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三子者各然而以易夷

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以不能君若欲治國

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下為公臣曰其所與

遊避者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人犯法管仲死桓公使

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

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繇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于大夫連升于公與為大

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不重大夫

佚之狐鄭大夫晉文公與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

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亦鄭大夫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師

乃還

曰季晉大夫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白季晉臣也冀晉邑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十三

三



耕鋤也野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

如賓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常敬謹也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

可乎缺父冀芮 對曰舜之罪也舜鯀其舉也與禹禹

子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祗敬也 詩曰采芣采菲無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芣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

上善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百里奚秦大夫初仕虞虞亡走宛秦繆公以五羖羊

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

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

食餽人輕一作姪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

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

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

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

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虞丘相為楚相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

於楚莊王以自代

趙文子趙武 為晉大夫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士大夫也管鑊也庫物所藏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呼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與誰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上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司馬侯為晉大夫悼公與之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

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祁奚為晉大夫請老

老政仕也

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

讎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子於

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

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諂媚也偏媚屬也

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

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

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

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

能舉

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

言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趙盾為晉大夫

趙盾宣子也

言韓獻子於靈公

獻子韓厥也

以

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行獻子執而

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

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

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

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

孰大焉勉之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

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罪也

公叔文子為衛大夫薦其家臣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上

孔子聞之曰可以為文

矣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晏嬰為齊相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敗

績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司馬

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

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嬰嘗出其

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嬰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魏冉為秦相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

葉

公仲連為趙烈侯相國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

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連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連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連終不與乃稱疾不朝蕃吾君蕃音盤營山有蕃吾縣自代來謂公仲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連曰未也蕃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連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連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施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迫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  
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

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復具  
為一襲

趙勝封平原君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為  
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  
實

田忌為齊大夫孫臏至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  
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大破梁軍

貂勃為齊大夫常惡安平君

田單

小人也安平君聞之

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哉常見譽

於朝貂勃曰距之狗吠堯非貴距而賤堯也狗固吠  
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  
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繇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  
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得攫其腓而噬  
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  
九人之屬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  
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  
曰貂勃可貂勃使楚  
李克為魏大夫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

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

璜翟璜也成文

弟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

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

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游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鄭安平魏人范睢旣爲魏齊笞擊得出後魏齊悔復  
召求之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  
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  
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所  
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  
稽語未寃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  
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謂誰王稽曰秦相

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囚  
止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  
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  
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  
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  
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不可以言傳  
也臣故載來後秦王拜睢爲相

賢德

夫家陪攸設命日諸侯之臣德用南彰乃為巨室之  
 慕本自列國政出多門武力相征謀臣並驚達從政  
 之道處交兵之間而能滅私徇公克已致讓謙抑周  
 慎教戒垂裕改過不吝容眾在寬正以御家忠以事  
 上信義兼著貞白自守飭行以繫矩矱已以推義無  
 遺時哲得是民好謹厚而知節廉約而繕性至於進  
 退詎默咸適其宜昭厥聲猷為人景仰斯乃得士君  
 子之道矣

與駢為晉上軍佐初賈季奔狄趙宣子使與駢送其

季

季中軍之佐同官故

夷之蒐賈季戮與駢與駢之

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

則為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言蒙宜已

介人之寵非勇也

介因也

損怨益仇非知也

殺季家欲以除怨宜

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

諸境

子良鄭公子也鄭靈公遇弒鄭人將立子良

穆公庶子辭

日以賢則去疾不足

去疾子良名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



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

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

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

卻克卻獻子也為晉大夫將中軍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

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韓氏獨受謗

士燮范文子也為晉大夫佐上軍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

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

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

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公子黑肱為鄭大夫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

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溥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

以少牢四時祀以一年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

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

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是月子張

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

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華元為宋大夫宋城華元為楯廵坊楯將主也城者謳曰

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睥出皤大腹棄謂亡師于思于思棄

甲復來于多鬚思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棄甲則那何也役人日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日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子罕為宋司城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魯襄

年公十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

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茂師惠樂師也茂公

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誓也司城子罕以堵汝父尉翩司齊

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

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汝父尉翩司齊也師慧過宋

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

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

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之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

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

荆人士尹尹一作君池使於宋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

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於宮而不止士尹池問

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者也吾將徙之其父

曰吾特為鞞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鞞者不

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

不徙也西家高吾官卑潦之經吾官也利為是故吾

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

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  
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乃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  
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司城  
子罕之謂也

范武子為晉大夫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為會于宋

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

尚矣尚上也能敬神人敬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

以為盟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

子產為鄭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惟君

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也退而

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没人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叔孫豹為魯大夫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虢之會楚

告於晉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王鮒相趙文子欲

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叔孫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

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

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

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禍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

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弁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避戮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避汗汗勞事出

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汗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又誰

從之安靖則衆賢能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

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陳桓子爲齊大夫樂施高疆來奔於魯陳鮑分其室

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

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疆不可疆疆取思義爲愈義利

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

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

子周襄三十一年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私具不告

子尾所逐群公子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戰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齊南於陵縣西北

有于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 三子襄八年 子旗所逐 而皆益其祿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桓子以已 邑分之 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 讓不 受 穆

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景公母傳 言陳氏所以與

叔孫婁曾大夫也為晉人所執叔孫所館者雖一日

必葺其牆屋 葺補 治也 去之如始至 不以當去而 有所毀壞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 二君 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為十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王吳王 壽夢少子

司馬牛為宋大夫桓魋之弟也桓魋之寵害于公 特 寵

駢 盈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 請享飲欲因請討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 數向 魋邑薄公邑欲因 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

乃益鞮七邑而請享公焉 偽喜于 受賜 以口中為期家備

盡往 甲兵 之備 公知之魋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 珪守邑 符信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公文氏 衛大夫 求

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示不與 魋同 吳人惡之而反

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

葬之丘輿 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北有輿 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沈諸梁字子高為楚葉公白公勝作亂殺令尹子西

司馬子期圍公陽穴宮負王昭王子也以如昭夫人之

官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日君胡

不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

肖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子日日以幾冀君來若見君

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肖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

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相舉之敗二子功多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白公縊死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

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趙文子為晉大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

日弓二寸以為為其言訥訥然不如諸其口訥訥舒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府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

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潔也

晏嬰為齊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其在朝君及之

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

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周禮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八

為政者知禮

為政者

自周室東遷諸侯為政咸保世以傳祚必得士而乃昌焉故其霸者之佐乘時出為國以盡慮居位而不懈斟酌政典講求治道制禮俗之法定兵賦之度

修職秩之序搜遺滯之雋明刑賞之訓申儆備之畧  
 謹賓聘之儀翦寇盜之疾恤鰥窮之戚振威讓之令  
 繇是綱目咸舉而軌物以甄國以富強民斯嘉靖觀  
 其總庶績之要治千乘之邦裁成物宜導揚官業彛  
 倫克叙而不紊成憲遵行而可久非夫包兼濟之術  
 極惟幾之慮者疇克以奮庸而垂裕哉

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  
 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共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初魯  
 有沈猶氏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淫而有妻

慎慎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  
 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慎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  
 既為司寇季孟墮廡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繇  
 積正之所致也

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

鐸火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

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敬叔孔子

御書進于君者也使其待命于宮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曰它女而不在

死它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家宰之屬以待命



命不共有常刑

待求之命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校人掌馬巾車掌車

乘馬使四四相從為四馬

百官官備府庫與守官人肅給

國有大災恐有

變難故慎為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濡物于水出用為濟

蒙葺

公屋

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太廟始外內以悛

悛坎也先尊後卑以次故之

助所不及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

乘車公車

季桓子至御公于象魏之外

魏魏門關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

法下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日

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貴辦不可得

於是乎去表之橐

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

道還公宮

闕除道周匝公

嘗使火

無相通

趙盾晉大夫宣子也初晉使狐射姑將中軍

代先趙且君

盾佐之

代趙衰也盾趙衰子

陽處父至自溫

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

改蒐

于董易中軍

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

陽子成季之屬

也 處父嘗為趙哀屬大夫

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

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宣趙看益制其

典 典常也

正法罪

輕重當

辟獄刑

辟猶理也

董逋逃

董督也

由質

要 由用也質要契券也

治舊滂

治理滂穢

本秩禮

貴賤不夫其本

續嘗職

修廢

官 出淹滯能也

投賢

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

行諸晉國以為普法

隨會晉大夫范武子也會聘于周王饗之饋蒸會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親戚宴饗則有饋蒸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位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成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魏絳晉大夫也初晉會諸侯伐鄭諸侯皆不欲戰乃

許成楚子伐鄭楚莊王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

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

以貨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

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

以幣更不用牲賓以待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

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

三與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二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趙武晉大夫也代范旬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

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

尹今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弭初齊人成邾之歲其夏齊烏餘鳥餘以廩丘奔晉齊大

大廩丘今東郡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遂襲魯

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禹故水介于其

庫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

范宣子卒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武為政乃卒治之

武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如此類而貪之是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

叔向為晉太傅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

仕其車五乘叔向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上大

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

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

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櫬以過

於朝韋藩專蔽前惟其庸功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

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

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樂喜宋大夫也初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典政樂喜

子罕

也為正卿知將有火

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也

火所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就屋塗之

陳畚揭具緹缶

畚箕籠揭

士舉緹汲備水器

盆罌之屬

量輕重

計人力所任

蓄水潦積土

塗廵丈城繕守備

廵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

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適火所起徒

救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

官屬向戍討左亦如之

向戍左師

使樂遙庀刑器亦如之

樂遙

司寇也刑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

武守

武守

皇鄭皇父克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庀府守

鉏吾太宰也

令司空巷伯儆宮

司空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師令四卿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四卿大夫享祀也

祝宗用馬于四

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攘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子皮鄭大夫也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為上卿

於是鄭

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

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

也

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

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

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

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國僑字子產為鄭大夫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

鄙章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夫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

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路之從政一年輿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蓄藏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子產而也

死誰其嗣之一日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

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

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

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見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又日子產之

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

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于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

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弊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

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

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子產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國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公十一年

作丘賦

謂子國為已為薑尾謂

人謗之也

日其父喪于路尉氏所殺 且吾聞為善

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以用也

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逸詩也子產自以為為權制齊國於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

遷移也 鄭定公六年五月鄭火作子產辭晉

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

使司寇出新客

聘者 禁舊客勿出于宮

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

使子寬子上巡群

屏攝至於大宮

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也

使公孫登徙大龜

登開卜 使祝史徙主祀于周廟告

于先君

祀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大災故合群主于祖廟易救護 使府人庫人

各傲其事

傲備火也 商成公徵司官 官巷伯寺人之官 出

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

舊宮人先 司馬司寇列居火

道備非常也 行火所燬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 為部伍登城備

也明 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野司寇縣土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

所徵役 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

為祭處于國北 禳火

于玄冥回祿

玄冥水神 祈于四鄰 鄰城也城積上陰氣所聚故祀祭之

以禳火之餘災也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財征賦也三日哭國

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于諸侯七月子產為火故大

為社為治也被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

大蒐將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子太叔之廟在道南

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使除

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

鄉而女也毀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

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

而授兵似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若叛晉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

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

則多死焉故寬難難治也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符之澤萑符澤名於澤內劫人太

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汜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

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也

毋從詭隨

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

以謹無良

謹勅也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

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予之以

和也

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又曰不競不綌不剛

不柔

詩殷頌言易政得中

布政優優百祿是道

優優和也

道聚

和之至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

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

管子曰四維一日禮二曰義三日廉四曰恥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

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

重順權衡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

薦掩為楚司馬

薦子馮之子

子木使庀賦

治

數甲兵

閻數

薦掩書土田

書上地之所宜

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

鳩藪澤

鳩聚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

為冢墓

表淳鹵

淳鹵地薄之地表與輕其賦稅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滅其

租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也

町原防

廣平日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

得方正如井田

牧隰臯

隰臯瓜岸下隰也

井衍沃

衍沃平美

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井

量入修賦

量九土之

十

陪臣部

十



所入而治

賦車籍馬

齒疏其毛色歲籍以備軍用

賦車兵

車兵徒

理其賦稅

甲楯之數

使器械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禮

孫叔敖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

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

水

乘多水時而出村竹

各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

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

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

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摺言

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

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

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

馬後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好不可王

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柶乘車者皆君子若

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

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

莊王十五年叔敖城沂

沂楚邑

使封人慮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

慮事先

以授司徒

司徒掌役

量功命日

命作日數

分財用

財用築作

之平版榦

榦稱脊築

稱量輕重

程土物

為作程限

議遠

通均勞

畧基趾

趾城足畧行也

具餼糧

餼乾食也

度有司

謀監事

三旬而成

十日為旬

不愆于素

不過素所慮之期也言叔敖之能使民也

吳起相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申不害為韓昭侯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衛鞅為秦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陪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

怠而貪者舉以為牧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邑民怪之莫敢從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年秦國之民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

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  
 于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  
 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築冀闢宮  
 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  
 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為田開阡陌對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音勇今權衡  
 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  
 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知禮

禮者國之幹也身之文也於人之若麴蘖在治之由  
 紛澤降自中古下逮列國承商因之制增別監之文  
 故有家陪之臣禮義是習辨尊卑之序達升降之節  
 別會盟之等詳贈勞之規或辭享於王朝徹加於鄰  
 國避湛露之賦歸宰旅之司致三肅以惟恭薦六儀  
 而靡忒宜乎寵以文路賜之州鼎享昌阜之祥加好  
 貨之數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歟  
 韓厥為晉大夫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鞞魯成公三年齊師  
 敗績韓厥從齊侯及之執繫馬前繫馬糾也執之再  
 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群臣為

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意乃過入君地謙辭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適且懼奔辟而奈兩

君臣辱戎士

若奔避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齊侯以逢丑

父故獲免

丑父齊臣與公易位故韓厥獲丑父也

其後晉侯享齊侯

魯成

公二

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矣

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

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

兩君之在此堂也

卻至為晉大夫鄆陵之戰

魯成公十六年

卻至以韎韋之跗

注三逐王卒

三君云一卒日韎鄭司農說以為韎茅蒐也韎齊也韋昭謂茅蒐今絳草也

惡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緇跗注兵服也日腰以下注于跗也

見王必下奔

車奔

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工尹楚官襄各問遺也日方

事之殷也

事或事殷中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

而下無乃傷乎

屬適傷恐其傷

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

命

免脫也脫人為障耳

日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

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

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

之

禮軍事肅拜肅拜者下手至地也

君子日勇以知禮

禮軍禮也

韓宣子為晉大夫聘于周

魯襄公二十六年

王使請事

問何事來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

起宣子名禮諸

侯大人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王聞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傳言周哀諸侯莫能如禮惟韓起

不失舊

趙文子為晉大夫楚屈建卒

魯哀公二十八年

趙文子喪之

如同盟禮也

宋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公孫段為鄭大夫鄭伯如晉

魯昭公三年

公孫段相甚敬

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策賜命之書

日子豐

有勞於晉國

子豐段之父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河內

郡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法也

伯石段字太驕也

一為禮於晉

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其是之謂乎

女叔齊為晉大夫魯昭公如晉

五年

自郊勞至於贈賄

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

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

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

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

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

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以習儀為急

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

謂叔齊於是知禮

趙孟爲晉大夫越圍吳

魯哀公二十年

趙孟降於喪食

趙孟

無恤也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

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

王有質

先主簡子質盟信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

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

曰請嘗之

嘗試之也

乃往先造乎越軍曰吳犯聞上國多

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

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

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展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

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

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

珠

簞小筭

使問趙孟

問遺也

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

之不得矣

皇武子爲鄭卿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

魯僖公二十四年

鄭

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

爲客天子有事膳焉

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胾

有喪拜焉

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子產為鄭大夫鄭簡公卒

魯昭公十二年

將為葬除

除葬道及

游氏之廟

游氏子太叔族

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

用毀廟具

日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

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教毀廟者之辭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遷直也司墓之

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毀之則朝而璊

璊下

弗毀則日中而

璊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不欲久留賓

子產

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民而民

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喪君子謂子產於是

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是歲晉侯享諸侯子產

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

簡公未葬

晉人許之禮

也

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季孫宿為魯大夫如晉

魯昭公六年

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夷邑不

見晉侯享之有加籩

籩豆之數多于常禮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貺賜也

得貺不

過三獻

嘗禮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懼以不堪

為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

以加禮致驩

對曰寡君猶未敢

未敢當

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

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宴好之貨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從哀公會吳子代齊

魯哀公十一年

將

戰吳子呼叔孫

叔孫武叔州仇也

曰而事何也

問其何職

對曰從

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

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賜子貢孔子弟子也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

拜

拜受之

縣子為魯大夫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君無哭鄰

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嘗之孫名伯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

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以其

不外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勿哭

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

之有畏而哭之

以權激勸之

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

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

明不當哭

於是與哭諸縣氏

甯武子為衛大夫聘於魯

魯文公四年

公與之宴為賦湛

露及彤弓

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

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

私問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習肄

也魯人夫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

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政教也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

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命天子而行

諸侯敵王所愾

而獻其功

敵猶當也愾猶當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

功宴

今陪臣來繼舊好

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貺之其



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戾罪也

合左師為宋大夫楚子合諸侯于申

魯昭公四年

使問禮

於左師與鄭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

薦聞

言所聞謙言所未行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其禮六儀也宋魯公故獻公禮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故稱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

管仲為齊大夫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

魯僖公十二年平戎也

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

子之二守國高在上

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公二十二年高偃始見

經僖公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 若節春

日懿仲高偃之子日莊子不知當今誰世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節時也

陪臣敢辭

諸侯之臣日陪臣 王

日舅氏

伯舅之使故日舅氏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

踐乃職無逆朕命

功勳美德可謂士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

政故欲以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君子日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日愷悌

君子神所勞矣

國莊子為齊大夫聘于魯

魯莊公三十三年

自郊勞至於贈

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迎來日郊勞送去日贈賄敏審當于事也

穆叔為魯大夫齊人城郊穆叔如周

魯襄公二十四年 聘且

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乘車之總名

商陽為楚工尹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

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

棄疾也

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

弓子射諸

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

射之斃死鞮弓

不忍復射斃死人死

也鞮鞮也

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

掩其目不忍視

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矣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善之

册府元龜

